

浙江省农村“老漂族”异地养老的 SWOT 分析¹

唐小茜¹，李少霞²，黎丽³，董晓欣¹

(1.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2. 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 阿克苏 843100; 3. 宁波市海曙区和义社工师事务所, 浙江 宁波 315100)

【摘要】为更好地解决农村“老漂族”异地养老相关问题，采用 SWOT 方法研究浙江省农村“老漂族”异地养老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现状。结果表明，浙江省农村“老漂族”异地养老有着责任伦理下的责任感、投奔子辈的自豪感、家庭团聚下的情感满足、家庭实力下的选择的优势，但也有着生活多方压力激增、社会融入有待夯实、易出现代际冲突、易滋生心理问题的劣势；有着政策支持下的安心、经济发展下的便捷、社会保障成熟度高、社会组织发展完善的机遇，但也有着公共服务承载力有限、社区关注度有待提升、社会保障有待完善、养老服务机构有待发展的挑战。对此，需要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家庭和老人几方合力，发挥优势、规避劣势；抢抓机遇、应对挑战。

【关键词】农村“老漂族”；异地养老；SWOT 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家庭化流动趋势显著增强，为支持子辈、照顾孙辈来到陌生城市的老年群体暨“老漂族”愈发受到关注。浙江省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省流动人口约 2 556 万人，与 2010 年相比增加 694 万人，增长 37.27%。一组数据印证着沿海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也将目光聚焦在浙江省“老漂族”群体。有学者指出“老漂族”基本符合异地养老的地理流动和养老特征，他们前往异地主要目的为照顾家庭，客观上产生异地养老行为，此群体养老问题研究具有社会学意义。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群体，“老漂族”数量逐年增多，隐形人口的“老漂族”如何更好地完成异地养老值得探究[1]。其中，农村“老漂族”，作为具有“老年人”“外来者”双重身份的农村人，因与城市发生文化等碰撞，相较城市“老漂族”异地养老更加艰难[2]。SWOT 分析方法是在内部、外部环境条件基础上进行的态势分析，以帮助研究对象规避风险，发挥优势，其中 S (strengths) 是内部优势，W (weaknesses) 是内部劣势，O (opportunities) 是外部机遇，T (threats) 是外部挑战。本研究针对浙江省农村“老漂族”异地养老问题进行 SWOT 分析，试图通过全方位系统分析，对农村“老漂族”异地养老问题抽丝剥茧，厘清现状，为政府和社会解决其异地养老问题提供参考。

1 “老漂族”异地养老的优势、劣势、机遇、挑战

1.1 内部优势 (S) 分析

1.1.1 S1: 责任伦理下的责任感 从“乡土”而来的农村“老漂族”在子辈有需要、自己也有能力帮衬时，会倾尽所有来提供帮助，这是中国家庭“责任伦理”的真实写照。第一，子辈期盼。浙江省作为东部沿海省份，城市节奏相较于中西部地

¹ [收稿日期] 2023-04-04

[基金项目] 浙江省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协会课题 (2021-4)；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金资助项目 (19NDQN327YB)；2021 年度浙江省高校国内

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 (FX2021187)；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双高建设一般项目 (Y284)。

[作者简介] 唐小茜 (1988—)，女，黑龙江鸡西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老年社会工作、家庭管理服务等。

[通讯作者] 董晓欣 (1985—)，女，河南许昌人，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养老服务。

区较快，子辈多集中于打拼事业，更加没有多余精力照顾家庭，家庭生活照料功能被动弱化，期待祖辈协助。第二，“抚幼”亟须。“全面三孩”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开、子辈打拼事业致使的时间分配不均等使得家庭独自“抚幼”工作困难重重，而家务劳动市场化发展进程中“问题保姆”等负面信息让部分家庭对“抚幼”行为趋于谨慎，倾向祖辈协助。农村“老漂族”对孙辈期待及家庭需要而心甘情愿来到子辈所在城市。日常生活主要是围绕照顾子辈及孙辈生活，并基于此在社区内形成诸多亚文化群体（如遛娃、买菜、上下学接送群体等）。

1.1.2 S2：投奔子辈的自豪感 农村“老漂族”的子辈多因教育完成“鲤鱼跳龙门”，无论是受教育程度、就业、收入还是组建家庭均在实现阶层跨越，这对农村家庭来说是值得骄傲、很有面子的事情。“寒门出贵子”的难能可贵下使得他们将子辈视为家庭骄傲，能投奔子辈更是其在村里值得自豪炫耀的事情。当子辈邀请或因需求期盼他们前来帮忙时多是怀着被羡慕、自豪心情来到异地目的地。

1.1.3 S3：家庭团聚下的情感满足 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及人口流动加快使得祖辈与子辈分隔两地，很难或无法体会孙辈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也无法及时获取子辈关心与照顾，长时间空巢生活与分离状态让他们更期待后辈陪伴与情感慰藉。农村“老漂族”来到城市后，第一，与子辈沟通交流机会变多；第二，朝夕相处，家庭亲密关系更容易建立；第三，与子辈生活在一起幸福感提升；第四，天伦之乐带来精神愉悦感。家庭团聚下的情感满足驱动他们来到异地生活。

1.1.4 S4：家庭实力下的选择 虽然当前我国养老方式趋于多样化，但农村“老漂族”更倾向于子辈照顾。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下老人需要子辈照顾时，分隔两地的老人只有通过异地养老可以更好地满足自身养老需求。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家庭经济条件、家庭成员关系等是农村“老漂族”必须考虑的现实因素。

1.2 内部劣势（W）分析

1.2.1 W1：生活多方压力激增 第一，生理机能预警下的担忧。多年土地劳作带来的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等生理病症致使其生理机能预警，多数害怕自己成为子辈累赘。第二，“抚幼”照料强度大。虽然农村“老漂族”劳动能力较强，但“抚幼”工作对祖辈的精力和体力均提出较高要求，加之家务照料（买菜做饭、洗衣打扫等），其需要完成的日常生活照料工作任务多，强度大。高强度照料会影响“老漂族”认知功能和健康状态[3]。第三，自身经济压力。农村“老漂族”经济收入多来自务农、打工、可忽略不计的属地养老金（百元左右）和子辈无偿给予。进入城市后经济来源减少甚至丧失，他们不得不依靠子辈帮扶时容易产生自我怀疑。而子辈供养压力大导致给予父母的经济帮扶也捉襟见肘，致使家庭经济压力骤增时，农村“老漂族”异地生活中便容易出现畏手畏脚行为。

1.2.2 W2：社会融入有待夯实 第一，语言障碍明显。浙江省多属吴语语系，方言繁杂多样晦涩难懂。浙江省跨省流入人口主要来自安徽、河南、贵州、江西、四川等，上述地区的农村“老漂族”在浙江沟通交流时很容易出现困难，存在语言障碍。第二，日常生活内容单一。农村“老漂族”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放到照顾孙辈身上，参与社区活动频率明显下降，略显单一。同时，娱乐方式单一，主要是看电视、社区遛娃等；沟通对象单一，主要为家人及同为“老漂族”群体的老乡等。第三，数字鸿沟问题仍是屏障。城市便捷生活多依赖于数字经济和数字平台，而诸如智能机使用、扫码支付等数字鸿沟问题对农村“老漂族”而言，表现为手足无措和本能排斥。后疫情下数字鸿沟甚至有扩大趋势。第四，市内交通路线、乘车付款方式对他们而言陌生且复杂，有待适应。第五，很难快速融入当地老年群体社交圈，交流对象多同为“老漂族”。其非正式支持网络断裂与重构未能得到同步，面临新市民、新顾客、新朋友等多重挑战，社会融入过程中产生无力感[4]。

1.2.3 W3：易出现代际冲突 第一，价值理念、消费理念（精打细算与大手大脚等博弈）、教育理念（感性与理性等博弈）、思维习惯、生活理念（早睡早起与熬夜不起、清洁卫生等博弈）、饮食习惯（口味咸淡、饭菜处理方法等博弈）等多方面代际冲突带来家庭矛盾。第二，传统家庭矛盾仍旧存在，如婆媳矛盾等。第三，家庭角色的变迁使得他们在家庭中几乎没有话语权，没有家庭决策权。

1.2.4 W4: 易滋生心理问题 在子辈家庭中的地位趋于边缘化使得他们的家庭话语权日趋弱化,“寄人篱下”的生活体验感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第一,孤独感。因家庭照料造就的“老漂族”两地分居易放大孤独感;异地生活以子辈为核心,对子辈依赖感增强,但子辈更多精力集中于工作或抚幼,容易忽略老人的精神依赖;家庭内部不可避免的摩擦与矛盾等都会加剧他们孤独感,产生心理落差甚至出现精神问题。第二,焦虑感。社会融入不顺畅及生活多元不适;面对疾病困扰时、看病花钱时均会带来不同程度焦虑感,而死亡和客死他乡的焦虑也与日俱增。第三,归属感。非正式社会支持发生断裂、都市文化格格不入都使老人归属感减弱,加之家庭住房紧缺、“叶落归根”等使得倾向故乡养老,排斥城市。

1.3 外部机遇(O)分析

1.3.1 O1: 政策支持下的安心 2018年《关于扩大老年优待凭证加快老年优待证办理的通知》中指出“外地老年人来浙观光旅游、探亲,享受与本省老年人同等的优惠待遇。”2020年浙江省人才引进政策进一步强化,直接“放开直系亲属、配偶或配偶父母间投靠落户限制。”随后《关于制定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将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公共服务现代化方面走在前列,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明确提出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基本建成学前教育、公共卫生、养老照料等15min公共服务圈;构建幸福养老体系。浙江省系列政策支持使得农村“老漂族”在幼有所育解照料压力基础上,促使他们异地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在成功老龄化后能够达到“老有颐养”最终目标。

1.3.2 O2: 经济发展下的便捷 第一,交通条件便捷。浙江省地处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位居全国前列,交通基础设施完善、海陆空交通发达,全国范围内均可在几小时内往返,同时全省所有乡镇已通公路,夯实了省内外农村“老漂族”频繁往返的可能性,可有效降低异地养老焦虑感和孤独感。第二,通信条件发达。通过微信、电话、电脑等多样通信工具能够保持原社会支持网络支持(亲戚、朋友等),更是能与分居老伴随时沟通交流(电话、语音、视频等形式),有效缓解异地养老孤独感。

1.3.3 O3: 社会保障成熟度高 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组成部分的浙江省,其配套医疗卫生条件相较中西部更为成熟,农村“老漂族”因常年务农、打工、照料劳动等或多或少存在健康隐患,城市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能给予他们更好守护。同时浙江省打造数字化服务,于2018年已基本探索完成医保待遇“一站式结算”,部分地区异地就医已实行一单结算,参保人员在跨省异地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参保人员只结算应由个人承担费用。“浙里办”App使得医保报销更加简便,侧面夯实了其异地养老基石。

1.3.4 O4: 社会组织发展的完善 近年来,浙江省不断推进社会组织登记工作,截至2018年,浙江省全省社会组织总数量达55298个,占全国社会组织总数量比重的6.77%。同时,浙江省不断强化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通过政府购买等形式能够为全省各特殊群体提供专业服务。以“老漂族”为例,杭州市(文新街道打造幸福家园工作室,助力“老漂族”党员城市融入,并成立省内首个老漂聊天室)、宁波市(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与鄞州区首南街道共同开展“老漂族也有春天”社会支持小组活动助力异地养老)开展多次社会服务工作,具备运用专业方法为老漂群体排忧解难的能力。

1.4 外部挑战(T)分析

1.4.1 T1: 公共服务承载力有限 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家庭化流动趋势增强,“老漂族”群体骤增。虽然浙江省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较完善,但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承载量骤然大幅增加,容易甚至已出现部分地区公共服务资源紧缺情况。城市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多会优先考虑当地居民。如果农村“老漂族”成为被忽视的群体则不利于其异地养老。

1.4.2 T2: 社区关注度有待提升 社区农村“老漂族”数量增加对社区工作是考验。第一,社区医疗资源、健身器材、志愿者服务等资源吃紧,更多社区资源和关注点会集中在当地老年群体。第二,当前社区内“老漂族”群体情况不一,社区

工作人员的社会工作专业能力有待提升，在没有对“老漂族”分层分类前提下很难精准关注到农村老漂族并组织策划针对性活动来促进社会融入，这对社区工作人员工作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1.4.3 T3：社会保障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一，异地医疗有待进一步发展。虽然31省份已实现医疗异地结算，但流程手续较为复杂，需要熟悉流出和流入地两地政策并符合流程方可完成异地报销手续。第二，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当前仅针对当地户籍人口，无法满足农村“老漂族”需求。而农村“老漂族”在今后持续一段时间内仍将受到户籍制度制约：虽然浙江省已明确出台可随子辈落户并享受当地相关医保的政策，但农村“老漂族”多数无法割舍家乡土地与房屋，安土重迁、落叶归根传统观念影响较重，“乡土文化”下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必然受到流入地部分政策制约。

1.4.4 T4：养老服务机构有待进一步发展 多数农村“老漂族”选择居家养老[5]。但当其自身经济基础无法支撑失能半失能、失智花费时，需要子辈给与经济支持，专业养老护理时间成本、专业服务无法在家庭和社区得到满足时，养老机构成为最终选择。农村“老漂族”能否在异地享受到养老照料和流入地政策以及长期照护险体系完善与否有很大关系。高龄老年群体需要专业照护人员时，城市养老机构多数有户籍要求等不可抗力因素。养老机构发展在应对养老需求满足时也存在问题：第一，养老机构承载率问题。几百张床位的养老机构虽然规模较大，但是中国老龄化进程加快，养老机构承载率亮起红灯，很多养老机构出现仅接纳户籍人口都需长期排队现象。第二，商业养老机构收费较高。养老机构养子辈将负担更多经济压力，也面临探望频次降低，容易造成农村“老漂族”的“精神空巢”与居住选择排斥。

2 构建“老漂族”异地养老框架的策略分析

2.1 SO 策略

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率先提出让老年人从“老有所养”到“老有颐养”的转变，在此背景下应不断完善浙江省养老服务体系，将农村“老漂族”纳入到城市养老服务体系中来。首先，通过在部分地区优先打造老年友好城市、老年友好社区（整合社区服务资源，为“老漂族”提供多元服务），为农村“老漂族”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支持环境，使他们能在异地完成养老。其次，结合浙江省已经提出的多条有助于农村“老漂族”异地养老的政策文件，继续深入探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落地的具体路径方针，为农村“老漂族”愿意在异地养老夯实基础，最终实现“老漂族”向“老归族”转变。

2.2 WO 策略

在已有基础上继续积极深入探寻多元化的托育服务供给模式[6]。同时发挥浙江省完善的社会组织作用以有效助力农村“老漂族”城市融合。第一，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形式，鼓励社会组织开展面向“老漂族”群体的社会服务，包括针对社会融入度问题的社会支持性小组活动、针对代际冲突的支援性小组活动、针对心理问题的治疗性小组活动等，重构农村“老漂族”社会支持网络，全方位有效促进“老漂族”社会融合。第二，以社会组织为依托，针对“老漂族”提供心理辅导内容。通过个案服务，在情感、认知、行为、环境方面适当介入，使其与家庭有效发挥社会功能，与城市社会达成良好的适应关系[7]。以有效预防、缓解其抑郁症、焦虑症等现状问题。第三，社会组织助力农村“老漂族”从“被动”到“主动”异地养老，招募农村“老漂族”志愿者，为高龄老人或社区其他群体提供服务，让他们在城市中收获自信心、认同感和获得感。

2.3 ST 策略

“老漂族”自身应积极主动融入家庭与社区。第一，主动与子辈沟通交流。积极面对从乡到城的生活变化，遇到问题与子辈多沟通交流，使得双方努力做到了解并理解对方以减少代际差异。第二，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促进社会融合。农村“老漂族”对自己家庭发展的自豪感使得他们能够主动寻找到与自己经历相仿、有共同语言的社区共居人员，形成诸如买菜、看娃群体等志同道合的老年朋友圈，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到社区生活中来。此时，加上社区专业社工或社会组织的助力，能够促进此群体的社会融合度提高。

2.4 WT 策略

第一，社区层面。一是要做到关注“老漂族”：建立本社区长居“老漂族”健康档案，具体包括其家庭、身体健康情况、家庭住址等，以便于能够提供精准服务。借助社区各类资源，实施公共助老服务[8]，助力社会融入。二是要定期举办社区娱乐活动、营造和谐家庭与邻里关系的氛围、助力“互联网+”下的相关技能学习（手机基础功能、微信使用、拍照功能掌握、视频功能等）、不断完善社区配套设施建设、建立并打造社区专业老年服务人才队伍。第二，养老机构层面。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行业，丰富农村“老漂族”养老路径；呼吁慈善组织关注农村“老漂族”异地养老，不断完善养老机构发展，提高养老质量。第三，将农村“老漂族”纳入到长期照护保险体系，解决家庭后顾之忧。

基于上述内容，本研究运用SWOT战略分析方法对浙江省农村“老漂族”异地养老问题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分析。建议政府层面继续出台相关政策法规的支持、促进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及长期照护保险完善、探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路径等。社区层面应重视此群体以提供精准助力、持续性、完善的社区为老服务。社会组织层面应关注此群体能够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探寻“老漂族”群体从被动到主动的养老理念构建路径。家庭层面应多尊重、多倾听、多沟通、多关爱农村“老漂族”。自己层面应完成自身调节，调整心态、紧跟时代、积极沟通与交流。

[参考文献]

- [1] 张国英, 赖依阳, 刘业青.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城市“老漂族”精神赡养问题研究——以广州市三个典型社区为例[J].南方人口, 2019, 36(1): 57-67.
- [2] 许加明, 夏蓓蕾.农村“老漂族”的异地养老困境及应对策略探析[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9, 13(4): 48-54.
- [3] 靳小怡, 刘妍珺.照料孙子辈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流动老人和非流动老人的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19(2): 119-129, 148.
- [4] 刘璐婵.老年流动人口异地就医: 行为特征、支持体系与制度保障[J].人口与社会, 2019, 35(1): 39-51.
- [5] 王建平, 叶锦涛.大都市老漂族生存和社会适应现状初探——一项来自上海的实证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2(2): 8-15.
- [6] 孙昕, 钟仁耀.抑制还是促进: “老漂族”的隔代照料对身份认同的影响[J].社会保障研究, 2021(3): 50-58.
- [7] 王慧娟.基于“助阻力”框架分析老漂族的社会融入问题[J].中国老年学杂志, 2021, 39(15): 3821-3824.
- [8] 孔凡磊, 孔梅, 李程, 等.随迁老人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J].中国老年学杂志, 2020, 40(11): 2443-2447.